

台湾最  言情季——

灵灵正传

杜默雨 作品

她此次转化成人形，来到人间，就是想多做善事
积功德，期能早修成仙，却老是被他破坏！
难道她这半仙斗不过寻常人类？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台湾最  言情季——

灵灵正传

杜默雨 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灵灵正传 / 杜默雨著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0.10
ISBN 978-7-5399-4034-2

I. ①灵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82042 号

书 名 灵灵正传
著 者 杜默雨
责任编辑 姚 丽
责任校对 陈芳源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 130 千
印 张 6.125
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,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034-2
定 价 1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01

大街上，摊商云集，各式各样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玩的货色摆满了货架，五花八门，琳琅满目，川流不息的人潮或走或停，整个市集就如往常一般嘈杂、拥挤、热闹。

“这水梨包甜，不甜我头砍下来给你……”卖梨的突然瞪大眼睛。

“阿水，阿火，你们两个别乱跑，娘买块肉。咦？好香的胭脂水粉……”妇人不往肉摊走，也忘了孩子，鼻子猛嗅，循着气味往街上走。

“臭叫化，你给我回来！竟敢偷老子的饼……呃。”卖炊饼的不追小偷了，双脚陡地定住，嘴巴张得大大的。

“呜！我这秤砣实在，绝无偷斤减两……”咚！被怀疑少了二两的秤砣掉下地，正在哭诉的小贩干脆连秤锤也扔了，抹掉眼泪，推开看热闹的群众，抢到前面去瞧瞧。

“仙女下凡了。”为人撰写家书的书生双目呆滞，喃喃自语，写

了一半的信纸濡湿了一摊墨渍犹不自知。

所有的事情都不重要了，市集上的人们一个个闭了嘴、直了眼，停下动作，甚至屏住呼吸，目光皆放在一个在大街上走的红衣姑娘身上。

她一身的红，仿佛才从火里走出来；不只颜色红，更带着火焰的热度和光亮；红衣，红裙，红鞋，喜气洋洋，绚丽夺目，就连乌黑的秀发也不甘寂寞，簪上了一朵盛开的红花迎风招展。

红红火火里，她那张白里透红的瓜子脸格外醒目；弯弯的柳叶眉，小小的红菱唇，低头浅笑时，看似十五六岁的清纯姑娘；可在流目顾盼之间，丹凤眼轻轻一挑，那对灵动的瞳眸便是欲语还休，流露出说不尽的妩媚风情，清秀的脸蛋也在瞬间变得明艳动人。

而她那高挑窈窕的身材，好似水做的玲珑模子，该凹的地方凹得圆润有致，该凸的地方又凸得撩人遐思；走起路来，婀娜多姿，款款摆动；微风吹来，红色长裙轻扫而过，路边的群众就如着了火似的跳开，待她走过去，又赶紧聚拢回来，恋恋不舍地盯住她的背影。

女人看着她，又妒又羡；男人看着她，猛吞口水。胡灵灵似乎没留意到自己成了众人的焦点，只是随意走着，这边瞧瞧，那边看看。

她在捏面摊子前停下脚步，颇有兴味地浏览着木架上惟妙惟肖的成品。

“你捏得好像喔。”她瞧过一个个仔细捏出来的小面团。

她的嗓音娇脆，带着些许黏腻的嗲音，有如手指头沾上了麦芽糖，难以放开；就算放开，也黏得浑身都是甜滋滋的味道了。

“姑娘你慢慢看。”捏面师傅听得骨头都酥了。娇客临门，他热

情地招呼：“喜欢哪一个？”

“你这里有狗啊、虎啊、龙啊、鱼啊、哪吒、二郎神……”胡灵灵来回看了一遍，抬起头，眨了眨长长的睫毛，问道：“怎么没有狐狸？”

“姑娘想捏狐狸？这没问题。”捏面师傅立刻抓起了一小团黄面和黑面，和在一起变成了土黄色。

“等等！”胡灵灵猛摇头，摇得她头上的红花也跟着晃动。“你怎么用这种肮脏的颜色？不好看。”

“狐狸不都是这种土色？”师傅感到困惑，但仍堆起笑容问道：“要不，姑娘想捏什么颜色？”

“你捏一只红狐狸吧。”

“有红狐狸吗？”

“你没见过龙，怎知龙有绿色的鳞甲、红色的胡子？”胡灵灵笑靥灿然，伸出嫩白的指头，轻巧地点过面龙的犄角。

“有道理！”围观的老百姓纷纷点头。

“还有呢，你见过三太子哪吒吗？他可是个贼忒兮兮的坏孩子，你捏这个大眼睛穿肚兜的娃娃，好像太可爱了。”

“姑娘指教的是。”捏面师傅反应很快，双手已经团起红面捏了起来。“我就为姑娘捏一只独一无二的红狐狸。”

胡灵灵兴奋地瞧着师傅的巧手艺，娇嗓也不停地点头。

“哎呀，你捏得像狗了……嘴要尖些……耳朵拉长……这尾巴要大要蓬，卷起来……啊，脚太粗了，再剔掉一点儿吧。”

最后，捏面师傅点上两颗晶亮的黑眼珠，将这只活灵活现、栩栩如生的红狐狸插上竹签，递给了贵客。

“好漂亮!”胡灵儿欣喜地接过来,左右翻转看着。

“请姑娘惠赐二十文钱。”

“咦?!”

“你要我捏红狐狸,我就捏了,二十文钱。”

“我没钱。”胡灵儿眨了眨眼。

“姑娘你这样就不对了。”美女固然秀色可餐,但看久了肚子还是空的,捏面师傅板起脸。“我照你的意思捏狐狸,你自当付我钱。”

“我只问你怎么没有狐狸,你就捏了,回头倒跟我要钱?”胡灵儿提高了嗓音,笑容消失,神色转为愠恼。

“我的面团也要本钱,你不能教我白做工。”师傅态度强硬。

“这就奇怪了,手长在你身上,你捏不捏关我啥事?”胡灵儿柳眉轻皱,朱唇一启,便行云流水似的辩驳起来了。“而且,我从头到尾有说要买吗?你捏完了尽可插到这架子上,喜欢的人自然会来买,如今你却硬要我掏钱,这跟强盗抢钱有什么两样?”

“不付钱还这么凶?!明明是你想买,我才照你的意思捏。”

“你没见过狐狸,捏得像是路边的笨土狗,我指点你捏好看一点,给你长了技艺,你不感谢我就算了,还敢跟我讹钱?!”

“我哪是讹钱?!我正正当当做生意,你没带钱还敢说话!”

“哟哟!我没带钱就不能说话吗?你摆摊在这儿,就是给人瞧、给人问的,我问你两句,你就要收我二十文钱,你强盗啊!来来!我们去衙门走一趟,请老爷评评理,看谁有道理!”

群众越聚越多,既看热闹,兼看美人,一举两得;姑娘凶起来还是很美啊,那股泼辣劲儿就像她那身红衣服,烧得男人都上火了。

师傅说不过她，黑了脸，愠气道：“你不买就还我，我揉掉算了！”

“还你就还你！”胡灵灵伸直手臂，递出红狐狸，随即缩了回来，睁大眼眸。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“我将这只见鬼的红狐狸给揉了。”捏面师傅咬牙切齿，瞪着她道：“留下红面团还可以拿来捏一只凶巴巴的红衣女鬼。”

“不给！”

“不给就付钱！”

两人僵住，横眉竖目，一个紧握住红狐狸，一个则是伸手讨钱。

“这里是二十文钱。”一只大手掌摊在两人中间，手心躺着铜板。

“你？”两人同时望向来人。

那是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，他肤色黝黑，神情平静，一身灰扑扑的粗布衣袍，身后背着一个包袱和一把长剑，不像是有钱人，也不像是本地人。

他又道：“二十文钱。我买了。”

“谢谢！”捏面师傅赶紧拿起铜板，入袋为安。

“这……”胡灵灵握住竹签，一时舍不得将红狐狸给那男人。

“姑娘拿着吧。”男人说完，便挤过看热闹的群众离去。

“喂！”胡灵灵也赶忙追上前。“喂！你，你不要啊？”

“姑娘喜欢就留着。”男人只是微微回头，脚步不停。

“我是很喜欢。”胡灵灵把玩着姿态昂扬的红狐狸。

她承认，师傅手艺不错，捏得十分传神，红色的狐身剔出了一缕缕的纹理，就是她最引以为傲的美丽红毛；还有那两颗眼睛，像

是小黑珍珠似的，在日光照耀下，若隐若现，闪动着光芒，仿佛这只小巧的红狐狸是活生生的，立时就要奔放四蹄，跳跃而去。

她有的是钱，她不在乎二十文钱，她只是想试探试探世间人心。

即使是看似质朴的小贩，也是藏着那么一点点的心机。唉！都过五百年了，人还是没有长进啊。

但，她不做亏德事，师傅有他应得的二十文本钱和工钱。她原是打算放回红狐狸捏面，再暗中送钱到师傅的口袋，谁知突然冒出这个“乐善好施”的流浪侠客，害她的功德簿上要减损一笔了。

“喂，喂，大个儿！”她追上了他，将红狐狸举到他面前，朝他露出甜美的笑容。“这个还你，是你出钱买的。”

“送你。”裴迁看她一眼，神色淡然。

“不行啦！你出的钱，就得给你。”

“你真真不要？”

“人家不要了。”她眼波流转，媚态顿生，再赌气似的撅起樱唇，搭配上她那甜腻的嗓音，立刻教后头尾随看热闹的男人们魂儿都飞了。

“好吧。”裴迁的表情仍然没有变化，他接过了那只堵在他眼前的红狐狸，看了看，然后抬起幽深的双眸，望向熙来攘往的人群。

“小朋友，”他微蹲下身，将红狐狸拿给一个两岁的小男童。“这给你玩。”

“呵呵！”小男童立刻被鲜艳的红狐狸所吸引，开心地握住竹签。

“谢谢大爷。”男童的母亲道谢。

小男童圆睁大眼，好奇地盯着没见过的红狐狸，小嘴一张，就往狐狸咬了下去。

“啊！不能吃！”胡灵灵惨叫一声。

“哎唷，别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。”男童母亲赶紧拉开小手。

小男童笑呵呵地嚼着甜面团，可怜的小红狐狸已经惨遭断头。

“捏面可以吃的，不打紧。”裴迁解释道。

呜呼哀哉！胡灵灵差点就要伸手去摸自己的头还在不在；虽然那是面团，但看着总是……吓！吓出她一身冷汗了。

她别过脸不去看。既然侠客买下捏面，他要如何处理，她管不着；她不欠谁钱，也不欠人情，更没折损功德，这儿没她的事，她可以走了。

她想回家了。出门七日，越看越多，越跑越远，如今看也看够了，玩也玩够了，不知家里的小弟有没有乖乖听话专心修行？还有，玉姑祠那儿恐怕也堆积了许多待她解决的难题……

她归心似箭，加快脚步出城，后头像苍蝇黏蜜糖也似的男人们看完好戏，一哄而散；时候近午，市集的人潮也渐渐少了。

一个衣衫褴褛的姑娘站在街边，长发凌乱，头低低的，双手捧住一只破碗，单薄的身子似乎微微颤抖。

初秋天气仍然炎热，胡灵灵一眼就看出，她不是冷得发抖，而是无助得害怕发抖；瞧她看也不敢看来往行人，更不敢开口乞讨，再这样站下去，恐怕站到脚软了还是讨不到钱吧。

嘿！做善事的机会来了。一想到功德簿上又能添上一笔好事，胡灵灵顿时眉眼生笑，脚步就往那姑娘走去。

“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讨钱？”她很快地转为怜悯的表情。

“我爹……”于怜香一被询问，吓得抬起头来，见是一个面貌和善的美姑娘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“呜呜，他生病了，我没钱给他看病……”

“别担心，我帮你想办法。”胡灵灵轻叹了一口气。

“令尊在哪里？”后面冒出了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背着包袱和长剑的裴迁不知什么时候也走到这里，还听到了她们的对话，胡灵灵心里喊了一声糟。

“我爹……他走不动。”于怜香一哭不可收拾。“在那边巷子。”

“请姑娘带路。”裴迁又道。

“别哭别哭。”胡灵灵抢先扶住于怜香，好声安慰道：“既然你爹生病了，就得看大夫，我懂得医术，你尽管放心。”

“姐姐，拜托你了。”于怜香泣不成声。

裴迁不语，率先踏步向前，很快就来到小巷底的墙边，一个衣衫破烂的老人蜷缩在屋檐下，面如死灰，了无生气。

“他在发热。”裴迁蹲下来，摸着老人的额头，皱起浓眉。

“我来把脉。”胡灵灵也赶快蹲到老人身边，拉起脏污的袖子，却惊见他的手臂有着一道深及见骨的腐烂伤口。“哎！他受伤了。”

“这是刀伤。”裴迁审视伤口，脸色严肃。

“大侠、姐姐，求求你们！”于怜香噗通一声跪了下来，哭诉道：“一定要救我爹啊，我就只有爹这么一个亲人了！”

胡灵灵轻拍姑娘的背，准备大展身手。“我来医治。”

“你们遇上抢匪？报官了吗？”裴迁沉声问道，一边解下包袱，从里面拿出一只小瓶，往伤口洒下粉末。

“哇呜！”于怜香放声大哭。“我爹是新选的河阳知州，赴任途中给山贼抢走了银子和敕牒，我到德山县击鼓鸣冤，他们却赶我出来；爹说要到洛阳找更大的官，可他伤得这么重，我们又没钱吃饭……”

“有这等事？”裴迁始终眉头深锁。

“你先别伤心，姐姐我一定为你爹主持公道。”胡灵灵激动地道。

“令尊必须先看大夫。”裴迁说着便背起了老人，稳稳地站起身。“另外，姑娘的冤情，我会处理。”

“谢谢大侠！”于怜香抹了泪，也赶忙起身，跟在父亲身边。

“喂！”胡灵灵愣在原地。

大个儿侠客当她不存在吗？从头到尾对她视若无睹；她要医，不给她医；她要帮忙，他自己倒先担下了替天行道的重责大任。

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她最喜欢做善事了，事关她的“仙途”，她绝不能让这个好像很喜欢“行侠仗义”的侠客抢走她的功德。

追！她是管定这件大大的善事了。

“没救了。”大夫不断地摇头，放下老人的手。

“大夫……”于怜香已经哭得眼皮红肿。

“喂，你当大夫的竟敢见死不救？”胡灵灵一马当先，出面叫阵，纤纤玉指指上了牌匾。“这块‘悬壶济世’是挂着好看的吗？”

这间药铺就在市集捏面摊子附近，大夫稍早也看了热闹，见识过这位红衣姑娘的撒泼劲儿；他不敢怠慢，苦着脸道：“他手、脚、肚

子一共七道伤口，全都化脓烂掉，败血深入骨髓，我无能为力。”

“你好歹清一清伤口，缝补上药，不行吗？”

“他脉象微弱，血枯气衰……”大夫还是摇头。

“爹啊！”于怜香抱住不省人事的父亲哭泣。

“请大夫务必救治，我有银子。”裴迁神情凝重，出语请求。

“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你再找其他大夫也是一样。”

“你给我一钱参粉，还要一杯温水。”胡灵儿指向药柜。

“不能给他吃参粉。”大夫摇头摇个不停。“病人太虚弱，参粉补性太强，反而会让……”

“不要参粉也行，你有什么磨成粉的药，找一味给我吧。”

“现成的口服伤药粉是有，可你这是做什么呀？”

“我做什么？我在救人啊。快去！摇头大夫，快拿给我。”

摇头大夫摇着头，走向药柜，指示伙计拿药。看来他只能敷衍敷衍红衣姑娘，否则她再让他摇头下去，他颈骨就要扭伤了。

胡灵儿将药粉倒进温水里，双手恭敬捧住，低头念念有词。

“姐姐？”于怜香声音哽咽，不解地看她。

“我求菩萨保佑。”胡灵儿抬头给她一个安心的微笑。

事实上，她是暗自念咒治病。老人阳寿未尽，仍有救治的希望。谁教大个儿不信她，只管背着老人在街上猛找大夫！

哼，早给她医治嘛，何必浪费工夫绕了一圈，徒然折腾病人。

“胡姑娘？”裴迁也有满腹疑问。

“我都说我懂医术了，你紧张啥？”她不客气地白他一眼。“别像棵大树杵在那边，过来帮忙啊。”

裴迁看着她，略微迟疑片刻，便上前将躺着的老人扶坐起来。

“来，于伯伯，”胡灵灵将杯子凑近老人家嘴边。“慢慢喝。”

她暗施法力，使得药汤得以顺利流下老人的咽喉，直到喂完。

“爹喝下去了。”于怜香满怀希望地道。

“唔……”老人眼皮颤动着，喉头也发出声音。

“怎么可能?!”大夫瞪大眼、捋胡须，拼命摇头。

下一刻，老人已经睁开眼睛，神色迷茫，直到看清楚眼前的女儿，这才颤声喊道：“怜……怜香……”

“爹啊!”于怜香喜极而泣。

“哈！醒了。”虽说功劳是她的，但胡灵灵可不愿在这么多凡人面前张扬她的本事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归功给——“菩萨显灵了。”

“真是菩萨显灵了，阿弥陀佛。”大夫惊讶地点头，双手合十膜拜。

“大个儿，你去找个干净的地方，我要帮于伯伯疗伤。”胡灵灵双眸明亮，洋溢着胜利的光彩。她好高兴，功德簿可以再记上一笔善事了。

有本事跟我争啊！她瞧着大个儿的背影，嘴角的笑容扬得更高了。

夜深人静。

客栈里，一灯如豆，老人安然躺在床上，呼吸匀顺，枯瘦的脸孔有了血色；于怜香守住父亲，顺从不离，累得趴在床边睡着了。

胡灵灵也趴在桌上假寐。她救人救到底，这份功德算她的，事情还没结束。大个儿帮她订了一间房，要她过去休息，她才不要呢。

微乎其微地，她听到坐在门边的裴迁站起，似乎是在检查门栓是否牢靠，接着便悄无声息地走到窗边。

哼！他不睡，她就知道他一定准备去“行侠仗义”了。

果然，裴迁跃出窗外，再回头掩起窗门；她竖起耳朵，听到他已离开，立刻奔到窗前，推窗一跃而出，打个滚，火红衫裙在空中翻腾，瞬间幻化为亮丽红毛，高挑玲珑的人身也转变成一只体态丰腴的狐狸。

红狐狸跳上屋顶，翘起的大红尾巴沐浴在金黄色的月光里，一双灵活的黑眼滴溜溜地打转，很快就寻到大个儿奔跑的方向。

她放蹄奔去，跳过一间又一间屋子的屋顶，紧跟不放。

她，俗名胡灵儿，是一只道行五百年的狐仙……呃，还不算是真正的仙，所以也可以称作是狐狸精啦；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再修五百年，累积千年道行，脱离畜生道，真正名列仙班，成为天女，然后成日悠哉游哉，采蟠桃、炼仙丹，有空下凡救苦救难、济世助人，说不定还可以成佛……

想太远了！前头还有整整五百年等着她，她得精进求道才是。

做善事是得道成仙的方便法门，她做善事做上了瘾，最大乐事便是翻看填得密密麻麻的功德簿，做梦也会笑啊。

大个儿轻功不错，跑了这么一大段路还是一样快速，瞧他一个纵身跃起，就跳进了衙门围墙里。

她也跃上衙门号房屋顶，看着裴迁闪身进门。

“邓兄。”裴迁喊道。

“裴迁。”捕头邓天机突然见到他，一点也不惊讶，立刻将桌上的一叠纸塞到他怀里。“哈哈！你来了。太好了。这里有十几个要

犯，有的有画像，有的只有海捕文书，赏金加起来几千两，你全部帮我抓来吧。”

“我有要事。”裴迁将纸张折叠好，脸上没有见到老友的喜悦。

“有什么事难得倒我们裴大侠？”邓天机热情地拍拍裴迁的背。

“来！今晚我当值，咱以茶代酒喝上几杯，你慢慢说来。”

“三个月前，河阳知州于仁杰赴任途中，在德山县的山道被抢受重伤，现今在洛阳养病。”裴迁三两句就说完了。

“不对啊。”邓天机倒一杯茶给他。“我上个月才去河阳公办，见过新到任的于知州，他还要我多多指教。”

“看来是贼人拿了于大人的敕牒，冒名顶替上任。”

“不像。于大人两撇胡子，看起来很有威严的样子。”邓天机努力回想，不可置信地问道：“你哪来的消息？”

“我遇到于大人父女，安置了他们。”

屋顶上的大红杏眼圆瞪。是我先遇到的，人也是我救的，好不好？！

“你怎能确定他们不是骗你的？”邓天机又问。

“这种冤情平常人编不出来。”

“我相信你。”邓天机摸着下巴；他最相信铲奸除恶的裴大侠了。“你打算怎么办？找我家大人申冤查明？”

“不成，恐怕打草惊蛇。我准备走一趟河阳。”

“我也去。”邓天机摩拳擦掌。“我带上兄弟帮你抓人。”

“我独自去即可。裴某请邓兄代为保护于大人父女的安全。”

“这样哦？”邓天机有些失望，他的任务太简单了吧。

但他没有二话，毕竟裴迁是赫赫有名的赏金猎人，武功和胆识

自然数一数二，官府抓不到的亡命之徒，交给他就成了。

“另外要麻烦邓兄，陪同于大人父女的还有一位胡姑娘，她……”裴迁欲言又止，想到了那团火也似的身影和火烧般的脾气，又道：“她懂医术，会照顾于大人，请你好生待她。”

大红狐气得跺脚！好你个姓裴名迁的大个儿！竟然擅自分派任务了。好呀！你自己去抓坏蛋立大功，就留我在城里喝西北风吗？！

这一跺，屋瓦发出轻微的“喀”声，裴迁警觉地望向屋顶。

“那是？”

“野猫啦。”邓天机笑道：“衙门里老鼠到处钻，每到夜里就引来成群野猫，在屋顶吵闹不休。”

“嗯。”裴迁听得出那不是人的声音。

月光光，气呛呛，大红狐皱了皱鼻子，红尾巴扫了又扫，兀自气呼呼地瞪着下面的大个儿，随即跃起曼妙的狐身，跳进深沉的夜色里。

想抢她的功德？嗨！门儿都没有！